



# 本館園區陳列彰化糖廠 金刀比羅神社石獅簡介<sup>1</sup>

李榮聰\*





名稱：石獅一對

規格：111×93×174cm

來源：臺灣建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介：石獅距今約六十九年，原係置於臺灣建業股份有限公司廠房前道路兩旁，原係該地神社之物，神社建於大正十三年十月，光復後毀。石獅於八十三年三月間捐贈本會保存。<sup>2</sup>

## 一、前言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總共有六對石獅，在室內的三對典藏於文物大樓，其中一對公開陳列於第四展示室，<sup>3</sup> 以上三對造型都屬於清朝中晚期的中國式石獅。還有三對公開陳列於園區的室外，一對鎮守史蹟大樓大門，是青斗石製中國北方式石獅，這對原本陳列在文物大樓台階中段臺基上面。在史蹟大樓西側稍遠處草地上，陳列一對漢白玉製中國北方式石獅，這對原來陳列於史蹟大樓門口台階上面，現在被安排來鎮守著「臺灣光復五十週年紀念碑」。以

---

\* 李榮聰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助理研究員

1 筆者撰寫本文時，曾向本館陳文添、王學新、徐國章三位研究員請益相關日文資料，並訪談在和美「彰化副產加工廠」度過甜美童年的趙麗卿小姐及其尊翁趙財先生（以電話訪談）。趙先生自日治時期即進入該廠服務，迄副產加工廠停工後始離開居住數十年的糖廠宿舍；得到兩位身歷其境者口述生活記憶，並提供《台糖通訊》有關黃嘉益先生撰寫的文章，增光不少。本文還參考林崇仁、楊三和撰述「臺灣糖業經營之回顧」（未刊稿），並請劉編纂澤民摩拓石獅基座上兩塊小碑文，還有楊活源、石君豪以數位照相機拍攝所需照片，以上協助在此一併特申謝忱。

2 以上為本館園區所製作不銹鋼介紹看板說明文字，當時仍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時期，故有「捐贈本會保存」文字。

3 俞惠鈴，〈館藏石獅簡介〉，刊登《臺灣文獻別冊》第4期頁58，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國92年3月31日。



上兩對都是現代作品，不分公母都是開口石獅，雕法粗糙，造型誇張，乏善可陳。在這兩對石獅中間，也就是史蹟大樓正面大門左側（西邊）空地上豎立著「臺灣史蹟源流館興建碑記」的前面，另陳列一對造型迥異於中國式的日治時期彰化製糖所「金刀比羅社」遺留下來的石獅子，今特介紹於後（見圖1 - 2）。



圖1、陳列在本館史蹟大樓左側「臺灣史蹟源流館興建碑記」前面之原彰化糖廠「金刀比羅神社」石獅正面：公獅合口（圖右）、母獅開口（圖左）。因為史蹟大樓方位坐南朝北，石碑左邊為西方、右邊為東方，此又與傳統方位左尊（東方龍邊）右卑（西方虎邊）之說法不符。（楊活源攝影 92.7.）



圖2、目前在本館史蹟大樓左側「臺灣史蹟源流館興建碑記」前面之「金刀比羅神社」石獅（背面）。（楊活源攝影 92.7.）



## 二、金刀比羅社石獅特徵

本館所陳列這對神社石獅，造型極為簡潔，線條流暢，身上沒有臺灣習見中國式石獅配戴的頸飾、鈴鐺、彩巾。石獅前肢直立，雙腳不踩綵球或小獅，口中也不含彩帶貫串銅錢等繁瑣配飾。後肢蹲坐，身上看不到凸顯性別特徵的標示，外觀上唯一不同的只是臉部作閉口朝右（向內）和開口朝左（向內）來區別公母而已，這也是光復以後，引起如何陳列擺置才正確等諸多困擾的重要原因。兩隻石獅肢體比例準確而勻稱，四肢關節和肌理隱約可見，背脊、胸腹、前後肢等遍布凸起圓點，粗看像似蟾蜍的疙瘩表皮，其實是象徵全身毛髮鬃鬃的表現法，細觀並無令人不快的感覺。石獅的後腦勺、下頷、尾巴等處，各有三組左右對稱的螺紋捲毛，在四肢又點綴一小撮捲毛，尾部造型作往上翹起緊貼著背脊的蓬鬆大尾巴，這是全身唯一作誇張表現的部位。

總體看來，這對石獅表情憨趣可愛，匠師在此所表現的不是中國式石獅那麼威猛嚇人，反而洋溢著裝飾趣味性的美感，令人看了就想要親近撫摩牠們一番。

## 三、彰化糖廠興建沿革

前引「簡介」中捐贈者「臺灣建業股份有限公司」，它的前身指的即日治時期彰化製糖所，工場設在當時的彰化郡和美庄中寮字下園子一〇一番地（今和美鎮糖友里東山路一號），明治四十二年（1909）十月由新高製糖株式會社創立，翌（明治四十三，1910）年十二月第一工場開始生產，當時產量七百五十英噸。在大正二年（1913）七月增設年產力一萬七千石之酒精工廠，大正九年（1920）擴建第二工場，十年三月開始生產，產力為一千一百米（美）噸（另一說法為一千二百英噸）。昭和十年（1935）四月二十五日併入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壓榨量提高到日壓一千五百噸，產權最後轉到大日



本製糖興業株式會社。<sup>4</sup>日治時期在彰化郡內的新式製糖廠除彰化製糖所，還有溪湖和溪洲兩座製糖所，前者屬於明治製糖株式會社，後者為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所有，其中各場產權移轉和場名更易細節，在此不詳述。

彰化製糖所在光復後隸屬於「臺灣糖業公司」，並易名為「臺灣糖業公司彰化糖廠」，光復後臺灣各糖廠製糖業務因為受到國際糖價競爭激烈的衝擊，經營日趨困難，經濟效益已經不敷成本支出，因此部分糖廠逐步停止製糖，改為副產加工廠，彰化糖廠也在民國四十三年結束製糖業務，利用原址改建副產品加工廠，民國四十五年建廠完成，四十六年初正式開工生產雙面光硬蔗板、隔熱絕緣板及吸音板等，至民國五十六年九月移轉民營，由臺灣建業股份公司取得產權並增加紙器等業務。該公司經營沒幾年即停工結束營業，工廠土地被拍賣，由某建設公司取得產權之後，廣建大批公寓式國民住宅，昔日糖廠舊觀從此不復見。<sup>5</sup>

據黃嘉益所撰〈新高製糖株式會社與彰化糖廠〉一文稱：「廠區曾保留許多具有歷史意義的古文物，包括古砲乙尊（甲午戰爭後訂立馬關條約，日軍登台與義軍作戰所遺留），以及日人留下神社拱門（日人稱為『鳥居』），一對造型古樸的石獅放在招待所前面，更是氣派。當時省府高官視察彰化時，常在此用膳、休息。在產權移轉過程中，如今這些文物亦不知流落何方。」<sup>6</sup>黃氏所稱「古砲乙尊」和「石獅一對」，「如今文物不知流落何方」，其實已在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由臺灣建業股份有限公司一起捐贈本館前身的

4 大園市藏，《臺灣始政四十年史》，「第四編 產業十、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頁二五四至二五八。  
臺北市，日本植民地批判社，昭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發行。

5 有關彰化糖廠創建沿革及光復以後移轉民營之經過，請參閱《台糖三十年發展史》頁171至173〈移轉民營之副產—彰化副產加工廠〉一節，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編印，民國65年5月。及黃開基主修《和美鎮志》頁751至752〈臺灣建業股份有限公司〉一節，和美鎮志編纂委員會，民國79年3月1日。

6 黃嘉益〈新高製糖株式會社與彰化糖廠〉，《台糖通訊》1798號（104卷4期），頁27，台糖通訊雜誌社發行，民國88年2月16日。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此尊古砲係嘉慶十八年（1813）夏間鑄造而遺留至今的「重一千觔」之鐵砲，現在陳列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園區文獻大樓左側（東側）（見圖3-5）。



圖3、當年住在糖廠宿舍的趙麗卿（中），與國中同學於招待所前面之鐵鑄古砲合照（約民國六十年）。

（趙麗卿提供照片，石君豪掃描）

圖4、古砲現放置文獻大樓左外側（東側），砲管上面有四列凸起浮字

嘉慶十八年夏  
奉  
憲鑄造臺灣  
水師協標左營大砲  
一位重一千觔

（楊活源攝影9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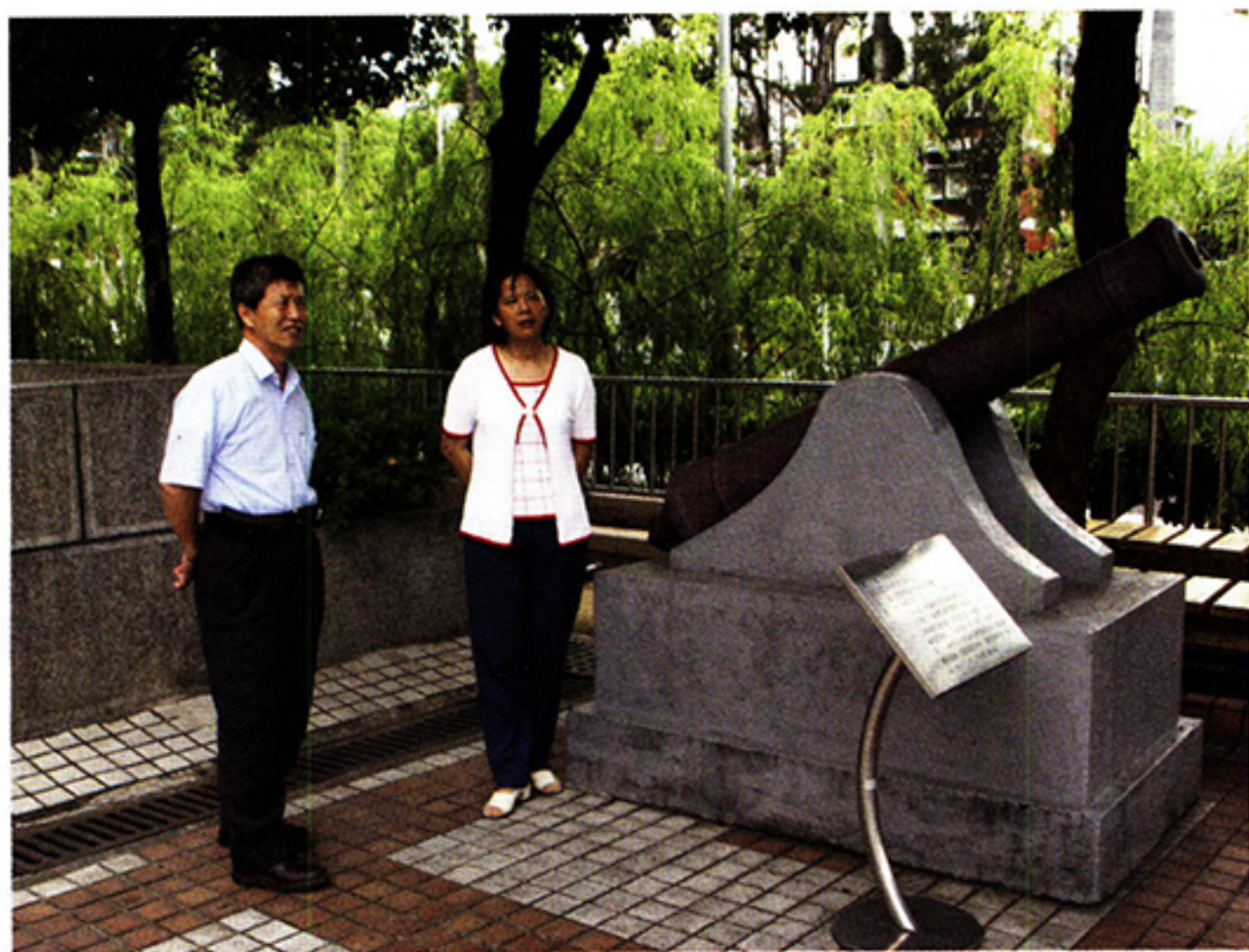


圖5、劉館長峰松聞悉趙麗卿小姐在糖廠宿舍渡過愉快的童年，於是談起地方文史工作者正在努力振興舊產業廠址湧現旅遊人潮之契機。

（楊活源攝影92.8.1）

#### 四、金刀比羅社及奉祀之主神

和美庄「彰化製糖所」之神社原稱「金刀比羅社」，創立於大正十二年（1923），供奉金刀比羅神將為主神，併祀大物主神和崇德天皇，該神社係新高製糖會社日本員工的信仰中心，信徒約有一百八十名。<sup>7</sup> 據趙財先生回憶稱，當年臺灣籍人士不能參與祭典禮拜儀式。

金刀比羅為印度王舍城之守護神（一作「天竺靈鷲山之鬼神」），梵語 Kubera（亦作Kumbhira、Kumbhīrah，漢譯「宮毘羅」，舊譯「金毘羅」），為藥師如來十二神將之一，所謂「宮毘羅」，即漢語「蛟」、「鱷魚」之意。<sup>8</sup> 也有認為：「宮毘羅大將原為住在印度恆河的鱷魚。身穿天衣甲冑，紅色忿

7 彰化郡役所，《彰化郡管內概況》，頁37、98，昭和十年八月發行。台北市，成文出版社民國74年3月影印本。

8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卷三，頁1014「宮毘羅」、「宮毘羅大將」條。



怒形，頭戴鼠冠。右手握胃索，左手招手印，為般若十六善神之一。」<sup>9</sup>傳至日本後作「金刀比羅」，「金比羅」、「金毘羅」（こんびら），是魚神，作蛇形，尾巴藏有寶珠，係保護航海者平安之神，從事航海的人皆崇拜祂，目前在日本香川縣琴平地方有專祀此神。<sup>10</sup>

日治時期在臺灣除和美庄彰化製糖所的「金刀比羅社」之外，尚有數座神社奉祀「金刀比羅」神，即高雄神社（原為打狗金刀比羅社，1912年鎮座）、基隆神社（1912年鎮座）、大林金刀比羅社（1916年鎮座）、蘇澳金刀比羅社（1927年鎮座）等。它們鎮座的年代，三社比和美庄要早，只有一社稍晚。<sup>11</sup>

至於製糖所為何以「金刀比羅」為主神，原因並不明確。茲舉基隆神社（原名基隆金刀比羅神社）為例，據黃士娟解釋：「設立之初，大力出資者幾乎為營造業者，這點非常特殊，其中澤井組之業務包括有築港工程，可見基隆金刀比羅神社和基隆港之發展有密切關係，並且是兩相依附，因為金刀比羅神掌管著海上平安，可以庇佑營造業者施工順利，可見在當時之日本人民間，即使到了殖民地，仍將其於本土對於宗教信仰之習慣帶至臺灣，而此習慣是包括祭神以及建築形式。」<sup>12</sup>以此類推，日本籍的製糖廠員工奉祀金刀比羅神將為主神，除保佑航海平安之外，應與祈禱產業經營順利成功不無關連吧？！

---

9 蔡東照，《密宗大精采2》頁254至255稱。台北市，唵阿吽出版社，民國85年11月。

10 新村出編，《広辞苑》（第二版），頁890「こんびら」條，岩波書店，昭和五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版。

11 黃士娟，《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頁194附錄一「日治時期臺灣之神社一覽表」臚列日治時期臺灣之神社。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學位論文，87年7月。

12 同上註，頁25。



## 五、神社石獅造型溯源——又稱「高麗狗」、「狛犬（コマイメ）」

此對神社石獅造型和臺灣寺廟門口習見的石獅完全不同，這是日治以後才引進臺灣的「新品種」，大多陳設於神社拜殿之前，功能類似臺灣寺廟、官衙之前的石獅，象徵鎮邪驅魔的辟邪神獸，唐代稱為「門獸」。

林衡道教授曾為文介紹光復後遺留日治時期的「臺灣神社」兩對石獅，其中一對日式石獅移置於劍潭公園大門前，他說：「在日本，古代自中國經過朝鮮傳到日本的北方形石獅，稱為『狛犬』，狛就是高麗的意思，『狛犬』就是高麗狗。古代日本人不知世上有獅子此物，把石獅當作石狗，所以稱為『狛犬』，此種中國北方形獅子，姿勢端正，兩腿直直穿過，氣氛莊嚴。」<sup>13</sup>日本神社石獅如據林衡道教授說法，係由古代中國傳進高麗，此一高麗狗（韓國犬）的造型再輾轉傳入日本成為所謂的「狛犬」。

若再往上追溯其源流，可能與中國自東漢開始，由中亞、西亞等國家遣使將獅子朝貢傳入中國有關。據陳安利研究指出：東漢在宮闕南方擺設「門獸」石獅，作為辟邪的守護神，逐漸與原來的「天祿」、「辟邪」、「石虎」成為殿闕的守護神獸，後來陵墓也出現石獅，傳至唐代高宗、武則天的乾陵，石獅鎮墓成為定制，後代帝王遵循不改。<sup>14</sup>

若就字源來探索，「狛」字據《大漢和辭典》引《說文》的解釋：「狛如狼，善驅羊，從犬，白聲，讀若檠。」續引《同文通考》說：「狛，與高麗訓同，狛音洎，獸名。按：狛蓋貊之訛。貊，國名，三韓之屬。」由於漢朝

13 林衡道、邱秀堂，〈台灣神社空留兩對石獅〉，《台灣風情》，頁86，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85年8月。

14 陳安利，《唐十八陵》，頁196至198，北京市，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



將「三韓」（今朝鮮東南部，古代弁韓、馬韓、辰韓合稱三韓）視為「蠻貊」之邦，「貊」又訛作「狛」，因此「狛犬（コマイメ）」被解釋為「高麗犬」、「高麗狗（コマイメ）」。<sup>15</sup>同辭典又在「狛犬」、「高麗狗」條解釋為以石、銅、木等所造犬形物，置於神殿和神社之前，傳說可以避鬼魅。還可擺置於几帳、屏風之下，作為鎮座之物。因為牠們「作狗形，安于神前乎，浮屠氏立金剛力士二王於樓門，示佛法守護之證，與此趣一也。」<sup>15</sup>意思是石獅如佛寺門樓上所立的二尊金剛力士，都是職司守護佛法的神將及神獸。據臺灣神社社務所編纂《臺灣神社誌》「第三篇 十三 臺南御遺跡所奉獻金品」有「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石高麗狗一對 臺南植木儀三郎」一項記載，可見日本文獻上對神社之石獅亦稱「高麗狗」，即「狛犬」。<sup>16</sup>

目前臺灣網路上介紹臺灣日治時期所遺留的日本神社遺跡三大特色之一時，就將神社石獅稱為「石狗」。平面媒體如聯合報記者王燕華所作一則題為「石刻高麗犬 找另一半」之新聞報導，她說花蓮鳳林鎮大榮里高齡九十的彭鼎蘭，在數十年前救回大榮神社被毀之後所遺留的「一隻石刻高麗犬」<sup>17</sup>，地方人士希望能找到另外一隻不知行蹤的「高麗犬」，俾將牠們再配湊成對。看來這幾年開始臺灣似乎流行把日治時期神社遺留下來的「石獅」稱為「石狗」或「高麗犬」。溯流尋源，還真與中國和高麗關係至為密切哩！

---

15 《大漢和辭典》卷七，頁694「狛」、「狛犬」條及《大漢和辭典》卷十二，頁621「高麗狗」條引〔和漢三才圖會、神祭佛器、高麗狗〕。

16 臺灣神社社務所編纂《臺灣神社誌》，頁一三六。臺北市，（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發行，昭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七版。

17 聯合報，民國92年3月24日第19版，記者王燕華花蓮報導。



## 六、神社石獅雌雄莫辨、左右為難

本對神社石獅，如上所述由於在造型上沒有性別特徵標誌，因此光復以後發生雌雄莫辨，左右難於正確擺置的困擾，以下先談基座裝飾文字錯置的問題。

石獅基座表面是採用日治時期開始在臺灣流行的洗石子技法，兩個基座外側還隱隱浮現兩行字跡，中間一行四個字，可能是當時日本場長或捐獻者的名字痕跡，右邊稍上方一行可能是安置年代，可惜光復後用水泥塗抹掉，字跡完全不可辨識。基座正面原有「奉獻」二字，光復之後也有所變化，即在合口獅子基座黏上一塊灰色大理石，鐫刻「報國」兩大字，左下方刻一行小字「陶宏濟題」，往下刻安置時間「五四年六月一日」字體更小，雙行併列。開口獅基座黏上同材質之「增產」兩大字，右方刻「建廠十週年」一行小字（見下圖）。

開口獅（母獅）基座碑文



（劉澤民摩拓 21.2×39.2cm）

閉口獅（公獅）基座碑文





陶宏濟是當時「臺灣糖業公司彰化副產加工廠」廠長，「建廠十週年」，係指前述由製糖業務轉化為副產品加工廠十週年，所以特製「報國」「增產」的「建廠十週年」紀念石刻對聯於石獅基座上。以下針對「石獅雌雄如何分辨？陳列時何者宜左？何者應右？」以及「報國」「增產」對聯是否左右錯置的有趣問題作一探討。

古來方位或座位排序時，一般認知都是男左女右，守護的門獸也是依照左公右母，即左牡獅（雄獅）右牝獅（雌獅）的習慣，這是唐代的制度。根據陳安利報導：「自（唐）睿宗橋陵以後，諸唐陵石獅牡牝有別，一般以為左牡右牝，牡獅卷鬣合口，牝獅披鬣張口。」<sup>18</sup>「（玄宗）泰陵朱雀門外左側牡獅」（公獅）、右側「牝獅」（即母獅、雌獅）；（代宗）元陵四門石獅「均為蹲踞狀，左牡右牝，牡獅卷鬣，合口，牝獅披鬣，張口。」還有定陵及朱雀門外牡獅（即雄獅、公獅）；（宣宗）貞陵朱雀門外「左側牡獅」卷毛合口、「右側牝獅」披毛開口；（懿宗）簡陵四門石獅「蹲踞狀，造型肥碩，均為左牡右牝，牡獅卷鬣，合口，牝獅披鬣，張口。」<sup>19</sup>然而在中國不知何時卻漸漸轉變成公（牡）獅開口，右母（牝）獅合口的「新傳統」，目前臺灣所見清代遺留下來的中國式石獅常作公獅張口、母獅合口，晚期亦有公母皆開口的趨勢，此皆與唐代制度不同。由上推知，日本受到「唐代文化」影響很深，所以臺灣日治時期的神社石獅，依然遵循唐代左牡（公）右牝（母），公獅合口、母獅張口的古制。

---

18 陳安利前揭書，橋陵見頁198，但在頁70「四門石獅」又稱：「南、北、西門石獅均左牡、右牝，東門獅為左牝右牡。牡獅卷鬣，合口；牝獅披鬣，張口。」則東門之一對石獅卻是牝牡相反，變成左母而右公，肅宗建陵亦是「東側牝獅、西側牡獅」，見頁84、85；但是公獅合口、母獅開口則是通例。

19 陳安利前揭書，定陵附圖見頁64；泰陵見頁78、79；建陵見頁84、85；元陵見頁89；貞陵見頁120；簡陵見頁124。



我們知道，中文習稱「增產報國」，就題款「建廠十週年」配合「增產」主旨，證明這是對聯的上句。「報國」配合題字人之名字和年月日，確定屬於下句，這些都是傳統匾聯及字畫題（落）款的慣例。根據上述陳安利稱唐代帝王守護陵寢的石獅左公右母，以及日本人遵循唐制「左公獅合口」、「右母獅開口」的原則，再配合本對石獅左（雄、合口）右（雌、張口）向內對望，監視出入門禁的造型，無庸置疑「增產」應鑲黏在閉口公獅、「報國」應放在開口母獅的基座上，只可惜當初主事者忽略日本遵循唐制的習慣而左右錯置了。

## 七、回歸正確擺置

「雌雄莫辨、左右為難」的窘境不僅發生在彰化糖廠，即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獲贈這對石獅當初，也曾為公獅母獅如何擺置而甚覺困擾。

牠們最初是依照公獅開口、母獅合口的慣例，陳列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臺灣文獻館」大樓（即今之「文獻大樓」）門口（方位坐北朝南，），結果變成雙獅臉都朝向外看，失去擺置神獸「鎮守門禁」的初



圖6、文獻大樓大門左邊開口母獅，臉朝外看（省文獻會接受捐贈最初擺置情形）。

（李榮聰攝影 83.4.28）



衷（見圖6-11）。於是就將他們左右對調，兩隻石獅臉部朝內，雙眼對望，卻變成左邊（東方）是閉口獅（一般人認知為母獅），右邊（西方）是開口獅（一般認知是公獅），這樣又違反「左公獅開口右母獅合口」的目前成例。



圖7、文獻大樓左邊開口母獅（連基座）。（李榮聰攝影83.3.31）



圖8、文獻大樓左邊開口母獅正面近影，從此照片清晰可見雙獅以背相向，雙眼不對看。（李榮聰攝影83.3.31）





圖9、文獻大樓左邊開口母獅背影。(李榮聰攝影83.3.31)



圖10、文獻大樓右邊合口公獅  
(連基座)。(李榮聰攝影83.  
3.11)



換句話說，無論如何擺置，都有人質疑究竟怎樣才是正確擺法，最後只好將此對石獅移至文獻大樓右（西）側門邊並排一處，不再分坐大門口、左右相看嚴守門禁的特殊景象。

民國九十一年元旦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改隸國史館，乃在九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利用「本館園區前方設置『館名石』，……同時以五十噸級之重型吊車將原放置於三棟大樓前之石獅，酌予調整安置。」<sup>20</sup> 本館園區室外陳列的三對石獅經過這樣一番大搬動後，這對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石獅被移至史蹟大樓（方位坐南朝北）「臺灣史蹟源流館興建碑記」正前方，並且回歸到日本神社「左公獅（合口）右母獅（開口）」的本來正確陳列慣例。



圖11、文獻大樓右邊合口公獅正面近影。（李榮聰攝影83.3.11）

20 林明洲彙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九十一年五～七月份大事記〉，《臺灣文獻》第五十三卷第三期，頁284。